

朱润斋连环画选

《三国演义》百图



连环画艺术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连环画在我国是一种渊源久远、影响巨大的艺术。为了便于连环画工作者和爱好者进行理论研究和编创上的借鉴，我们特选古往今来有影响的作品辑为《连环画艺术研究丛书》，陆续印行。希望这套丛书有利于连环画艺术在创作上和理论上更进一步的发展。

编辑部 1982 年 5 月

朱润斋连环画选

《三国演义》百图





後來受了託孤重任，六出祁山，七擒孟獲，鞠躬盡瘁，死方休。志決身殲，為臣為國之用，心比管樂更過之。比伊呂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純倫超群者，莫如雲長。青史對青燈，何等佳推。赤心如赤面，極其英靈。秉燭達旦，人得其大節。



便自比周文，那不能說他不忠。反對袁術，借號的錯，誤人不能說他不順。不殺陳琳，而愛其才，則有似乎寬，不追關公，以全其志，則又似乎義。獨國家之柄，而姑存其疏，異於王莽之顯，然則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兒，勝於劉裕之急欲篡國，實為古今未奸雄中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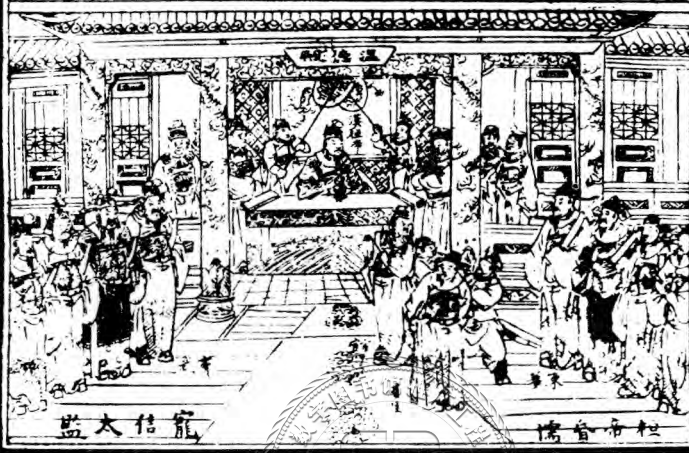
徐晃徐威的
 廖仲鋒陷陣
 曉銳莫當有
 如馬超馬岱
 呂周泰關
 興張苞許褚
 典韋甘寧丁
 奉的廖試問
 而才相當兩
 賢相逼有如
 姜維鄧艾彼
 此智勇悉敵
 羊祜陸抗大
 家從容互鎮
 的歷
 講到通學使
 有馬融鄭玄
 講到文海使
 有蔡邕王粲
 應對有張松



則自石及與
 凡五主吳則
 自權及皓凡
 四主這是第
 五主不三
 國之亡也吳
 居其後而蜀
 先之魏次之
 魏則先奪於
 臣姜蜀則見
 是第六點的
 不同
 此外更加孫
 策孫權則兄
 終而弟乃不
 之與植則舍
 弟而立兄備
 之與禪則父
 為帝而子為



禁錮善臣
却說自古以來歷代興亡之由終逃不出君明臣賢而與君昏臣奸而亡惟東漢之亡則在桓靈二帝深信了宦官以致結常橫行忠良禁錮那時在朝文武各官十分中八九都是和宦官連成一氣的雖有太傅陳蕃大行宦官武在朝但帝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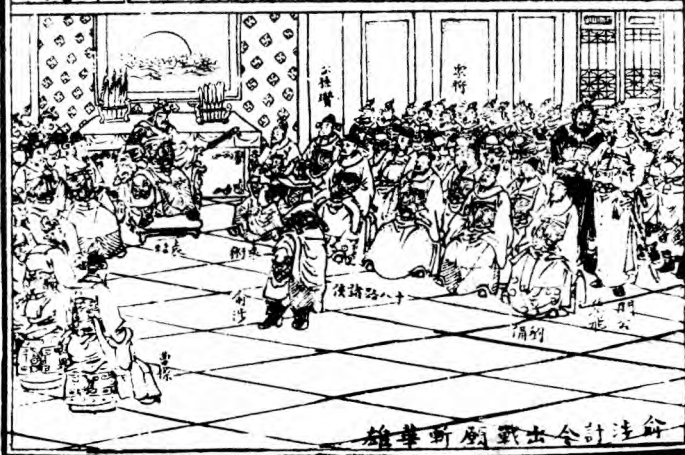
大破黃巾
却說劉玄德兄弟三人領軍前進離關不遠即與賊人相遇當下劉玄德左右雲長右有龔
他出馬左有
他搦鞭大罵
反國是賊何
不許奉賊行
程遂大然
即命虎將鄧
茂出戰攸此
捉大八寸段
出手起一矛
正刺入鄧茂
心窩翻身落
馬下了



部下行刺
却說張純平
日十分恭謹
對待部將也
很不得有一
夜幾個部將
聚集商議現
在漢軍城大
不久城破定
必玉石俱焚
於是商定行
刺張純獻頭
去降官兵那
時張純還與
槍奴來的一
般婦女吃酒
作樂正然醉
倒席上部將
進來動手張
純不能抵抗



俞涉計令
孫堅敗後袁
紹即召各諸
侯商議因見
公孫瓚背後
立有三人袁
紹因見相貌
不凡即問何
人公孫瓚便
道此即大破
黃巾之劉玄
德兄弟三人
也且言玄德
乃係中山靖
王之後袁紹
就命賜坐忽
報華雄在堂
前討戰袁術
背後閃出鏡
將前涉相見



圍戰呂布
劉關張兄弟
三英協力同
心如走馬燈
般圍戰呂布
兩邊戰鼓聲
若雷鳴喊聲
振動天地殺
氣沖漫宇宙
又戰三四十
合呂布漸漸
地力軟起來
但他天性好
驕雖然力弱
仍想拚命奮
鬥欲知渡場
城大坑曹操
呂布戲貂蟬
董太師大鬧
鳳儀亭請看
地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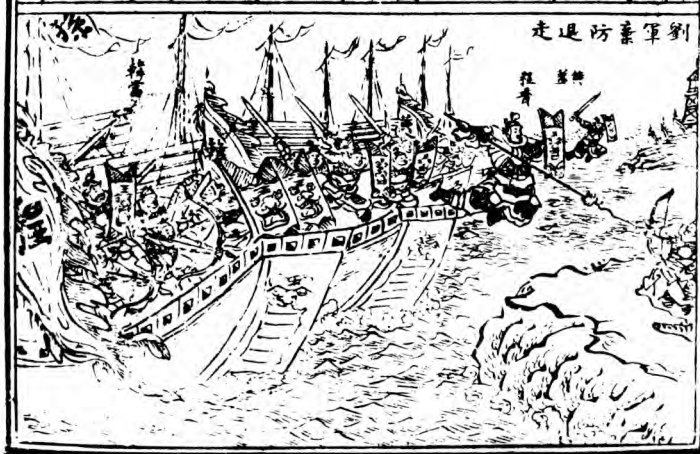
呂布被三英戰不住飛身

袁紹帶領兵
將向冀州而
去一路之上
浩浩蕩蕩那
天已抵冀城
袁紹吩咐顏
良文醜在前
開路臥武關
純只道袁紹
到臨一同殺
將出來欲刺
袁紹却被顏
良文醜一個
一刀立時沒
死韓相急領
文武出城迎
接此將臥武
拳倒戈之罪
上前認過



顏良文醜刀劈二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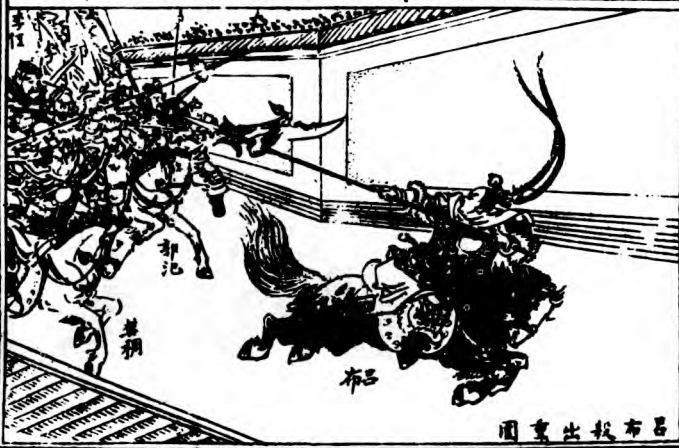
孫軍上岸
孫堅的軍隊
被亂箭射住
不能登岸但
一連三天黃
祖每見敵船
駛來只顧放
箭第三天上
所備之箭盡
皆放完孫軍
却拔船上所
得之箭約十
萬餘齊向劉
軍放射黃祖
無法抵擋只
得棄防退走
黃蓋程普黃
先飛負上岸
分兵兩路直
取黃祖營寨



董卓橫行
却說董卓在
長安聞聽孫
堅已死乃曰
我少一腹之
患也問
堅長子年歲
若干左右對
曰祇十七歲
卓遂不以為
意從此愈加
驕橫自號為
尚父出入僭
天子儀仗董
氏宗族不問
老幼皆封列
侯雖長安城
二百里別無
郡縣民夫
二十萬築之



衝圍而出
呂布一路殺
出城來半途
上正遇李郭
張興四將合
兵殺到一見
呂布大呼殺
父逆賊還不
下馬投降呂
布無戰直向
李郭刺去李
催向旁閃避
被呂布連刺
十餘人便殺
開一條血路
直衝到城門
守城兵如何
抵敵得住被
呂布衝出城
外去了



先與小沛
劉玄德不
接受印信
竺孔融皆
相勸天與
不取後悔
莫及雲長
曰今承
國相讓兄
且權州事
張飛
道這又
不是
得他的
州郡他
好意相
讓何必
苦苦
推辭玄德
只
是不受
陶謙
見劉玄德
受乃勸
此兵
於小沛
玄德
從之一
到
性
外
修
城
地

劉備先備小沛修葺城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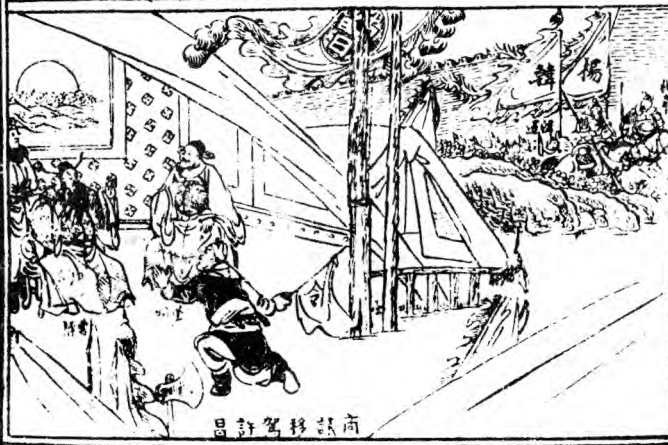
兩路殺來
曹操正逃間
左邊殺出一
軍正是張遼
將操阻住右
邊又到一枝
人馬乃係賊
霸幸有典章
夏侯淵排命
擋住曹操趁
勢逃過李典
急忙相隨一
路向前亂逃
但見火光冲
天曹兵入城
的大平燒死
欲知呂奉先
轅門射戟曹
孟德究竟逃
張珩請看元



定都洛陽
李樂伏誅
兵四散潰逃
楊奉年保駕
到了洛陽但
宮室燒盡街
市荒蕪額橋
壞壁滿目荒
涼獻帝乃命
楊奉且造小
屋居住百官
朝賀皆立於
荆棘之中詔
改興平為建
安元年獻帝
之意但願建
都以後永遠
相安也這一
年洛陽人還
受兵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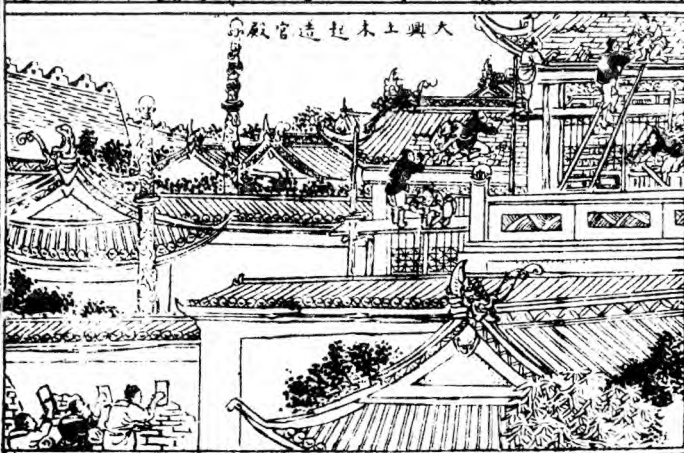


宣曹入官
曹操毛兵在
洛陽城外有
一天帝命童
昭去請操入
官議事操聞
天使至請入
相見見天使
眉清目秀精
神充足即問
用何法調理
昭對曰別無
他法只淡食
三十年罷了
操即置酒相
待更商定移
駕許昌為上
策行非常之
事乃有非常
之勢操大喜



商議移駕許昌

起造宮殿
曹操遷送獻
帝到了許昌
即命起造宮
室殿宇立宗
廟社稷及郡
臺司院衙門
更修城郭府
庫封董承等
十三人為列
侯賞功罰罪
皆聽曹操處
置操又自封
為將軍武平
侯以荀彧為
侍中尚書令
荀攸為軍師
郭嘉為司馬
祭酒曹仁曹
洪為左右軍
將軍



大興土木起造宮殿

面索厚利
劉備聞報
布出兵延後
頓時大驚自
知兵微將寡
怎將首尾相
敵急與關張
康竺等商議
不如放棄時
昭而走東取
廣陵連夜拔
營退走及至
高順兵到劉
備已經去遠
高順與紀靈
相見就向他
索所許之物
靈曰公且回
去容某見了
主公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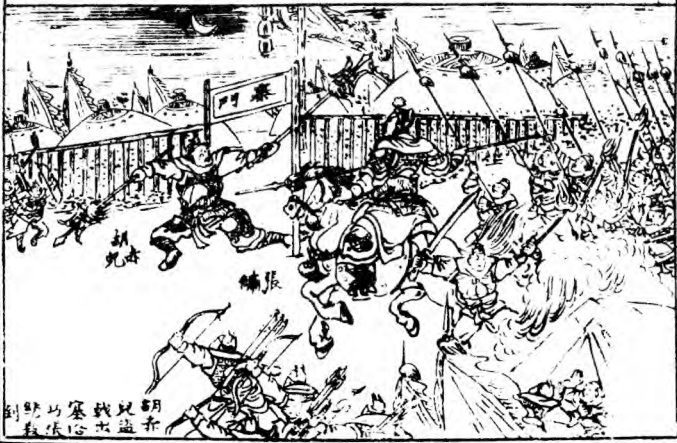
陳武登城
孫策得了珠
陳出示安民
人與周瑜商
議進取涇縣
之計現在太
史慈尚未投
降必須用計
招之周瑜傳
令三面攻城
只留東門放
走離城二十
里三路伏軍
太史慈人馬
困乏必然成
擒涇縣城頭
並不是高富
下孫不命陳
武起衣持刀
首先上城



高夜送女
呂布聞聲
官之言連聲
稱是便入告
嚴氏其備
登收拾寶馬
香車令宋憲
魏續一同
親送女前去
鼓樂喧天
出城外嚴氏
與女分別之
時母女們相
抱痛哭布女
完克年輕此
時遠離父母
不免悲從中
來淚如雨下
百官也皆相
送至城門



張繡殺劉
却說張繡用
了賈詡之計
這一夜調齊
本部軍隊分
東南西北四
隊約定三更
時分殺到曹
操營寨前聚
集張繡等到
二更時候帶
了馬步軍隊
只說出城巡
查暗傳號令
有的埋伏要
道有的動手
放大一到三
更一聲號炮
四面全時發
動直搗營前



中箭跌倒
 曹操父子逃
 過了河心想
 危險已去性
 命可保不料
 回頭一看對
 岸一箭飛來
 正中了馬眼
 那馬立時滾
 倒曹操也翻
 跌下地全時
 同上也中一
 箭曹操天性
 純孝急忙跳
 下馬來牽到
 父親身旁道
 請拿爹上馬
 罷曹操跳上
 馬背加鞭飛
 奔曹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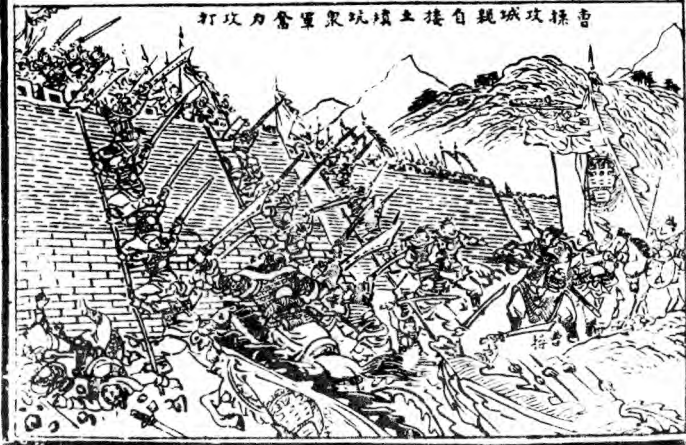


約操起兵
 且說孫策自
 從回絕袁術
 不允借兵後
 恐防袁術出
 兵來犯江東
 即欲書曹操
 約他全時起
 兵以攻袁術
 再說曹操回
 到許都後思
 慕無章因立
 祠祭之封其
 子與滿為官
 收養在府中
 教孫策遣使
 致書操看罷
 即與眾計商
 議立欲起兵
 南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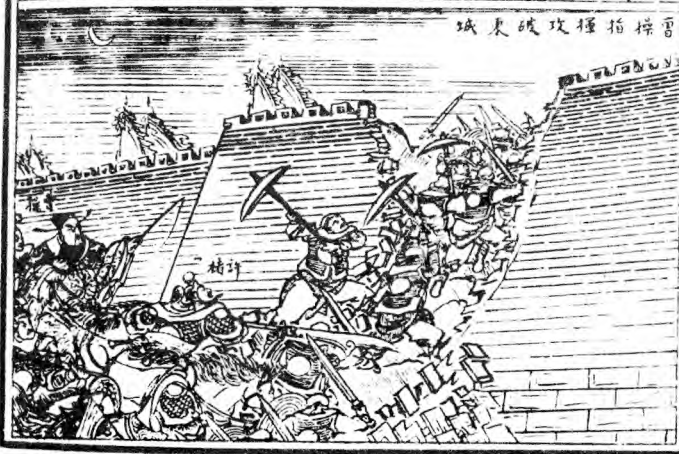
親自指揮
曹操限期攻
之善春第三
天上最為吃
緊三軍用力
拼命攻城後
退者斬軍令
嚴森操也下
馬十分起勁
接土填坑提
足精神小兵
拼命奮力攻
城城上牛軍
此時吃驚抵
敵不住各思
逃生李堂陳
紀拼力守城
誰知部下已
經不與曹兵
和湖爬上城

曹操親自接土填坑眾軍奮力攻打



攻破城牆
張繡聽從實
訓之計立即
傳令預備以
待曹軍攻入
張繡也點齊
勇壯軍士在
東城埋伏曹
操那裡知道
一到夜間便
命兵卒假攻
西北却親自
帶領大軍攻
打東南眾軍
竭力攻城曹
操親自拍點
欲壞處攻去
曹操破一角

曹操親自指揮攻破東城



陳宮射操
曹操定淮
南路授交給
劉備親善大
軍去攻下邳
且說呂布守
住下邳自恃
糧食充足且
有泗水之險
安心坐守可
保無虞那天
曹操兵到操
車眾行至城
下大呼呂奉
先快開城
當先討董之
功陳宮見操
即便飛箭向
後頭上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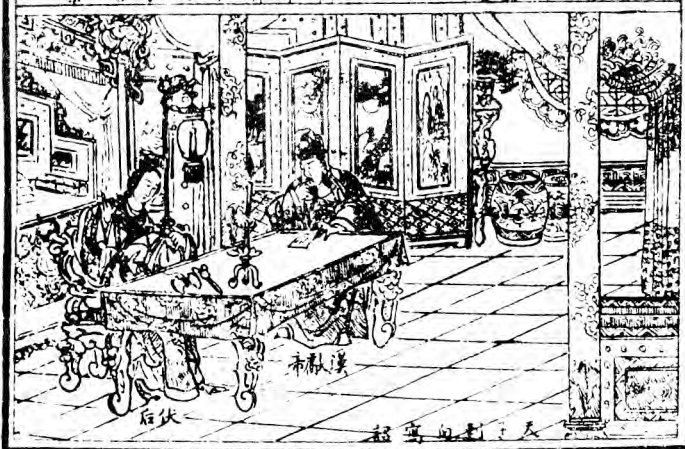


呂布不出
呂布不出陳
宮却憂急起
來因入內告
布曰今曹操
派人往許都
取糧將軍可
引精兵橫斷
其糧道呂布
稱是乃入告
嚴氏嚴氏便
哭將軍若出
城池一失悔
無及矣布又
請貂蟬出商
却也勸布勿
出布乃出向
陳宮曰操多
詐吾豈可出



呂布聽了婦人言
不聽陳宮計陳宮驚憂長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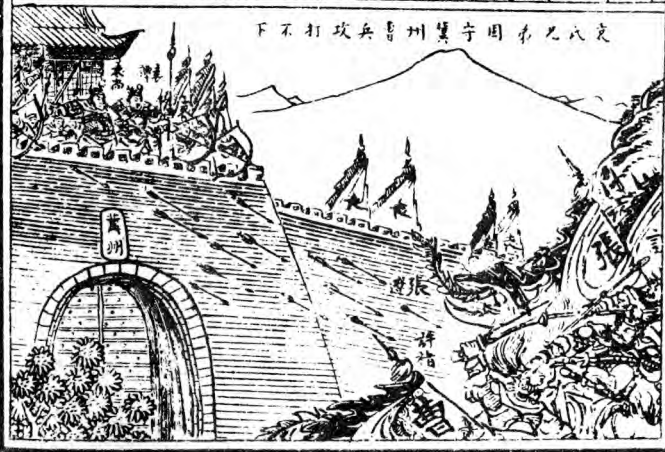
密製血詔
伏完獻計曰
陛下可製衣
一領取玉帶
一條密賜董
承却於帝帳
內藏一密詔
以賜之令到
家見詔可以
日夜畫策神
鬼不知矣帝
從之伏完解
出帝乃自作
一密詔咬破
指夫以血寫
之即令伏后
縫於玉帶紫
錦襯內



出郊接備
劉表叱退蔡
瑁又向孫乾
曰先生先報
玄德我當出
郊迎之孫乾
大喜辭別過
江果告玄德
於是劉備即
同關張趙雲
帶軍卒渡江
劉表聞備至
乃出郊親自
迎接玄德見
表執禮甚恭
表亦相待頗
厚玄德又命
關張等拜見
劉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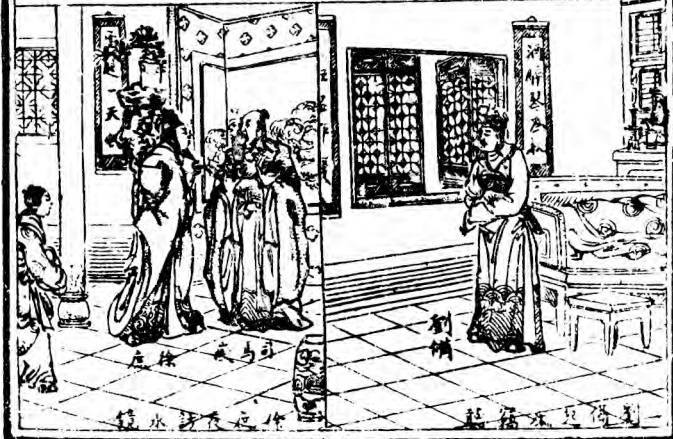
袁譚敗回卷
陽。見城上已
插晉軍旗幟
知通城必失
子只得退至
冀州。譚與高
入城堅守。袁
熙高幹收聚
敗兵。皆屯兵
城外。虛張聲
勢。原本回路
兵馬。現在合
成兩路。操統
大兵。連日攻
打。袁譚袁高
督兵抵禦。半
月未下。



黑夜逃出
馮禮受責後
性命雖經左
石未下。但一
股怨恨之氣
立時充滿胸
中。乃與部下
商議。今曹兵
圍攻。一時雖
能守住危城。
但久圍下去。
必被攻破。不
如先去投了
曹丞相。以免
玉石俱焚。却
下皆稱願。去
投曹。於是更
夜。城而下。



起床竊聽
 玄德因水鏡
 之問為何失
 意對曰定是
 命途多舛所
 以連遭失敗
 水鏡笑曰非
 也明公左右
 少一奇才耳
 玄德追問奇
 才安在
 水鏡
 笑而不言只
 說天晚留宿
 在莊玄德滿
 腹心事不能
 成睡忽聽一
 人叩門而入
 玄德乃起



逢過徐氏
 劉琦去後玄
 德乘馬回城
 包見市上一
 人高巾布袍
 皂緋烏履長
 歌而來玄德
 見他貌秀神
 清且歌聲雅
 雅暗思此人
 莫非水鏡先
 生所言之伏
 龍鳳雛乎
 可當面錯過
 因即下馬上
 去相見問他
 姓名那人合
 風姓字名



徐母責子
徐庶見過曹
操。操曰。公今
至此。正可展
奪。待奉令堂。
我亦得聽清
誨矣。庶拜謝
而出。急往見
其母。拜倒於
地。徐母做夢
也想不到兒
子竟會到來。
即驚問曰。汝
何故至此。庶
曰。兒自新野
來。因得我母
書信。故而星
夜起來。



遂見高國
玄德即關張
夫。卧龍先生
家住何處。那
裏夫谷。就
在此山之南。
一帶高岡。乃
即卧龍岡也。
同前疎林內
茅廬中。即卧
龍先生高卧
之地。玄德拱
手稱謝。乃同
關張策馬而
前。不數里。果
見卧龍岡。就
在面前。景城
清雅。其地
清雅。



暢談國事
玄德望見那
人頭戴道遠
巾手姿俊爽
急下馬上前
施禮曰先生
非卧龍石其
人曰將軍是
誰玄德曰我
劉備也其人
曰我非卧龍
乃卧龍之友
博陵崔州平
也玄德曰久
聞大名請即
席地而坐乞
教一言二人
引至林間石
上暢談起和



二上卧龍
玄德聞聽二
人名字大喜
曰備久聞二
公大名幸得
邂逅敢請二
公同到卧龍
莊上一談廣
元曰我等山
野庸夫不知
國事明公請
自上馬訪卧
龍便了玄德
只得作別上
馬而行向卧
龍岡而去但
瑞雲霧霧山
如玉簇



說明來意
甘興霸原是
文武皆能。智
勇足備之將
喚船渡江。在
船上仔細一
想。孫權久有
好賢之名。此
次前往。必不
以死凌辱為
重。以生甘寧
為輕也。於是
心中絕無懼
疑。到了江口。
即有巡江兵
查問。甘寧說
明欲投江東
之意。岸上

甘寧至江東說願效



命字夏口
孫權初住凌
統。以前的事。
各為其主。不
能再提。萬事
皆看我面。凌
統只是大哭
曰。不共戴天
之仇。豈容不
報。權與眾文
武相勸。凌只
是怒目而視。
孫權恐雙方
鬧出大禍。即
日命甘寧領
五千兵馬去
守夏口。甘興
霸領命而去。



甘寧奉命去守夏口

大開城門
孔明初次發
令跨到城上
必要胡鬧故
將印劍取到
第一枝令
關公帶兵一
十往據山理
伏。吩咐如此
如此第二令
命張飛往安
林埋伏。只有
南面人起方
可殺出。張飛
大怒曰。我等
皆出你在城
中安坐。好不
自在嗎。



二搜隆中
曹仁等四將
到了臥龍岡
有一般來過
的兵卒。指點
了莊門。曹洪
第一個跳下
馬。為首當先
手執大刀。向
內而米。大喊
請葛亮的老
婆。快快出來
受縛。直到後
園方見夫人
與一老翁。正
在談話。曹洪
大喝一聲。飛
步追上。



送賊降書
劉琮命劉越
寫好降書向
向旁一看正
見旗牌宋忠
在旁因命他
速將降書送
達曹操大營
必須親自面
呈曹操相但
在路上務必
小心恐被劉
備探子看破
宋忠答應接
了降書離寨
北上向曹營
而去路上果
然安然無事



曹操大喜
宋忠只敢從
小路繞行。那
天被他趕至
宛城。宋忠大
喜。宋見丞相
將降書雙手
呈獻。曹操一
看降書。心中
好不快活。不
勞一兵一卒。
荊州即可得
取。希望江東
孫權。因荊州
已降。亦來歸
順。天下即可
統一。乃重賞
宋忠。十分
厚禮。



玄德死戰
劉備在馬上
脫圍而出。把
双股劍舞動。
曹兵也近不
得他不料逃
了二里光景。
却破文聘追
及大喝劉備
快快下馬受
縛可認識大
將文聘否玄
德大驚。自知
本領平常。決
不是文聘的
對手。但事到
危險。惟有死
戰一場了。



張飛用計
玄德深如子
龍此人忠義。
決不降曹。見
三弟欲去尋
他。吩咐不可
魯莽。但張飛
早引二十餘
騎向北而去。
行抵長板橋
時。見橋東有
一帶樹木。飛
生一計。命二
十餘騎砍下
樹枝。拴在馬
尾上。在樹林
內往來馳騁。
與起塵土。以
作疑兵。



趙雲殺出
曹仁曾洪羊
關報東門無
大。便向東門
殺出。但城中
的曹兵。他們
亂跑亂逃。大
半斃死。曹洪
一馬當先。突
冒烟大而出
正遇趙雲殺
來。大喊曹兵
聽者。今春軍
師將令。四面
都是大大降
吉。免死。曹兵
卻敢。又我。惟
有。拿。路。而。逃。



刺死曹明
望明本是一
個三等將。他
見子龍年輕。
只道武藝平
常。即如往來
三合開。被子
龍一槍刺於
馬下。背後數
百步兵。立時
逃散。子龍大
喝一聲。一路
殺向南方而
去。此時河平
在懷中並不
啼哭。即睜開
了一對小眼
睛。觀看打仗。



明安挑打龍子

城邊混戰
魏延只領
哨不料背
文聘殺到
帶有一隊
兵口中大
罵魏延你
是個無名
小卒認
識我大將
文聘麼魏
延大怒挺
槍即來交
戰二將便
在城邊衝
殺百姓見
了又唬得
大吏哭起
來玄德乃
與孔明商
議先取江
陵



命夏口
孔明救兵
到時劉琦
亦率領戰
船來迎接
叔父乃請
劉琦過船
談話劉琦
請叔父同
到江夏
整頓軍馬
孔明曰夏
口頗有錢
糧城險可
以久守諸
玄德去守
夏口劉琦
乃命關公
領五千兵
去守夏口
其餘眾將
皆隨往江
夏



來請孔明
孫權則請
葛亮到來
曰。昨先生
既來。今日天
晚。且不相見
來日。文武
於帳下。先救
見我。東吳
俊。然後升堂
議事。肅領命
而去。次日至
館驛中見孔
明。孔明曰。今
見我主。切不
可一言曹操兵
多。孔明笑曰。
亮自月。機作。



肅迎周瑜
肅與周瑜
相交最厚。知
其前來。先往
迎接。即將前
項事細述一
番。周瑜曰。子
敬休憂。肅自
有主張。可遂
請孔明前來。
與我相見。肅
上馬去了。
周瑜見肅
去後。乃率其
偏裨牙將入
城。徑回其宅
卸歇。以待
待孔明到來。



玄德辭別
少頃肅入
玄德曰孔明
何在煩子敬
請來一會瑜
曰且待破了
曹操與孔明
相會未遲玄
德不敢再言
雲長以目視
玄德玄德會
意即起身辭
瑜曰備暫告
別即日破敵
收功之後專
當叩賀瑜亦
不辭送出轅
門相揖而別



幹不能眠
因指諸將曰
此皆江東之
英傑今日此
會可名羣英
會飲至天晚
點上燈燭瑜
自起舞作歌
至夜深幹辭
曰不勝酒力
瑜命撤席諸
將辭出瑜曰
久不與子翼
同榻今宵抵
足而眠諸將
共議嘔吐狼
藉掩得得幹
如何睡得着



關澤下書
蓋曰何以知
之澤曰某觀
公瑾舉動已
料着八九分
蓋曰吾素知
公有忠義之
心敢以此計
相告澤曰公
之告我無非
要我獻詐降
書耳蓋曰實
有此意不知
肯否澤欣然
領諾蓋曰書
已寫好澤領
了書只就當
夜扮了漁翁



去獻詐降書

同觀早寨
操聞統言諾
之使教備馬
先邀統同觀
早寨統與操
並馬登高而
望統曰傍山
依林前顧後
盼出入有門
進退曲折雖
孫吳再生復
直復出亦不
過如此矣操
曰先生勿得
過譽尚望指
教統曰此是
寔言某安敢
阿諛丞相乎



丞相用兵如
此有法難猜
或謂世世亦
不過此矣

度地築壇
孔明曰都督
若要東南風
時可於南屏
山建一臺名
曰七星壇向
九尺作三層
用一百二十
人手執旗幡
圍繞亮於臺
上作法借三
日三夜東南
大風助都督
用兵何如瑜
曰只是事在
目前不可遲
緩於是便傳
令即日築台



寨中出候
第五隊董襲
領三千兵直
取漢陽從漢
川殺奔曹操
寨中看白旗
接應第六喚
潘璋領三千
兵盡打白旗
往漢陽接應
黃襲六隊船
隻各自分路
去了甘寧蘇
中打着北軍
旗號沿江直
取烏林地面
正往曹操屯
糧之所深入



甘寧中軍
向打北軍
旗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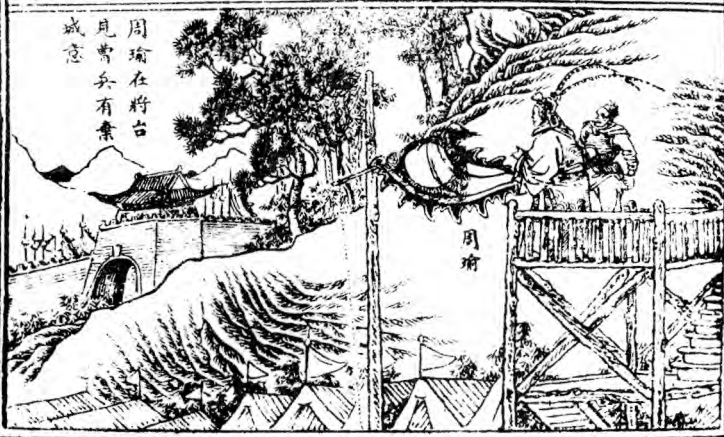
又遇
甘寧
排得這校生
力軍。心內稍
安。馬延張頭
二將。飛騎前
行。不到十里。
喊聲起處。一
彪軍出。為首
一將大呼曰。
吾乃東吳甘
興霸也。馬延
張頭正行之
間。陡遇伏兵。
先自氣餒。此
時甘寧躍馬
舞刀。揮勦士
卒。殺命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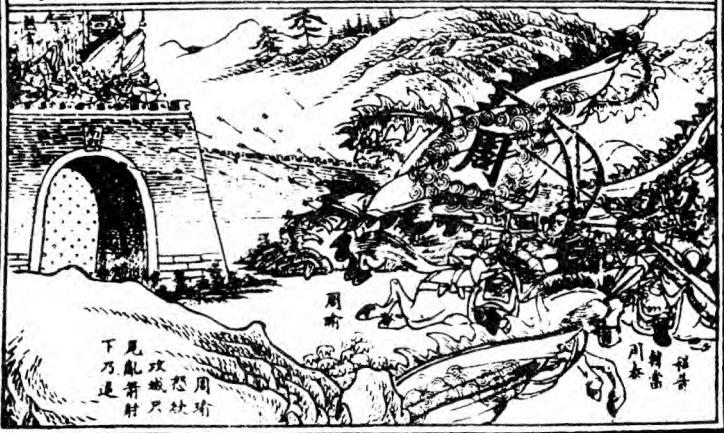
席間
談論
玄德孔明將
周瑜魯肅迎
入中軍帳內。
各敘禮畢。設
宴相待。玄德
舉酒致謝。慶
兵之事。酒至
數巡。瑜曰。豫
州移兵在此。
莫非有取南
郡之意否。玄
德答曰。聞都
督欲取南郡。
故來相助。若
是都督不取。
時備必取之。



將台
觀望
却說周瑜殺
出甘寧陳兵
於南郡城外
不時察看南
郡曹軍之動
靜見曹兵分
三門而出心
甚疑之瑜乃
上將台觀望
只見南郡城
文牆邊虛棚
旗旗無人守
護又見軍軍
士每人腰下
一個個筒各
束縛着已就



只得
回軍
吳兵聞令正
欲攻城城上
立即亂箭射
下瑜見心驚
料一時攻城
不下只得令
回軍與程普
商議程普曰
且先取了荊
州襄陽然後
却再取南郡
未遵遂使甘
寧引數千軍
馬取荊州凌
統引數千軍
馬往取襄陽



周瑜
怒砍
下乃
見亂
箭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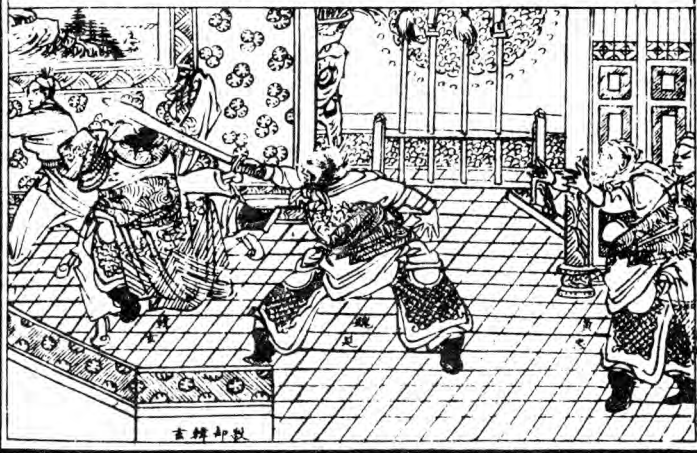
殺却二人
趙雲知道這
五百軍肯為
己用大喜隨
即頂盔貫甲
提槍上馬却
教陳鮑二人
的五百軍在
前引路雲引
五百軍在後
而行就將降
將陳應鮑龍
二人當時斬
了可憐二人
酒尚未醒功
也未立就於
酒醉糊塗之
中以喪性命



黃忠跌下
忽聽腦後一
聲响云長急
回頭看時見
黃忠之坐馬
前失將黃忠
掀在地下雲
長勒回馬頭
舉刀欲砍因
思黃忠為戰
馬所誤非戰
敗也殺之殊
不足以顯其
勇且黃忠英
勇過人罕有
其匹心甚愛
之尤不忍舉
劍誅此猛將



延殺韓玄
黃忠視其人
面如重棗。目
若朗星。乃我
陽人魏延也。
自翼陽趕劉
玄德不着。來
投韓玄。玄怪
其傲慢少禮。
不肯重用。故
屈沉於此。當
日殺下黃忠。
往殺韓玄。黃
忠攔擋不住。
魏延虎也。似
的直殺上城
頭。一刀砍韓
玄。分為兩段。



玄韓即殺

瑜怪魯肅
這等文書。如
何中用。你却
與他做保。他
若不還時。必
須連累足下。
倘主公見罪。
奈何。肅聞言。
呆了半晌。曰。
然。玄德不負。
我瑜曰。子敬。
乃誠實人也。
劉備英雄之
輩。請萬亮奸
猾之徒。恐不
似先生心地。
肅驚曰。如。
此。如之奈何。



肅上又知玄文

來見國太
 玄德見過國
 老。即便解去。
 國老見玄德
 去後。使人見
 吳國太。賀喜。
 國太曰。有何
 喜事。喬國老
 曰。令愛已許
 劉玄德為夫
 人。玄德已到。
 何故相瞞。國
 太罵曰。老身
 端的不知此
 事。怎說相瞞。
 於是一面使
 人外面打聽。
 以便問孫權。



觀江山景
 至今十字紋
 痕石尚存。後
 人觀此勝蹟。
 作詩讚曰。寶
 劍落時山石
 斷。金環响處
 火光生。兩朝
 狂氣。霄天數
 從此歸。坤鼎
 九成。二人棄
 劍。相携入席。
 又飲數杯。玄
 德辭曰。備不
 勝酒力。告退。
 孫權送出寺
 前。二人並立
 觀江山之景。



告知夫人
玄德驚慌勒
馬問雲曰前
有埋伏後有
追兵如之奈
何雲曰主公
休慌軍師有
三個錦囊計
已拆兩個並
皆應驗今有
第三個在此
分付於危急
時方可拆看
今日危急當
拆看之使拆
開錦囊祇於
玄德玄德看
了急走車前



忽見有船
正在慌急之
間忽見江岸
邊一字兒擺
拖連船二十
餘隻趙雲請
玄德曰主公
請看幸虧有
船在此何不
速即下棹到
對岸再作區
處玄德乃下
馬孫夫人亦
由侍婢扶之
下車便奔上
船子龍引着
五百餘行軍
士亦都上船



操聞之手脚
 慌亂投筆於
 地。程昱曰。丞
 相在萬軍之
 中。矢石相攻
 之際。未嘗動
 心。今聞劉備
 得了荊州。何
 故如此失驚。
 操曰。劉備人
 中之龍。生平
 未嘗得水。今
 得荊州。是國
 龍入海。孫安
 得不動心哉。
 昱曰。丞相知
 華歆來意否。



地於華投州荆得獨則

授計與備
 今當肅此來
 又是則爾既
 受太守之職
 要來索荊州
 之意。玄德曰
 何以答之。孔
 明曰。若肅提
 起荊州之事。
 主公便放聲
 大哭。哭到悲
 切之處。亮自
 出來勸解。玄
 德問曰。先生
 何以要備哭
 耶。孔明曰。亮
 計如此。故須
 主公一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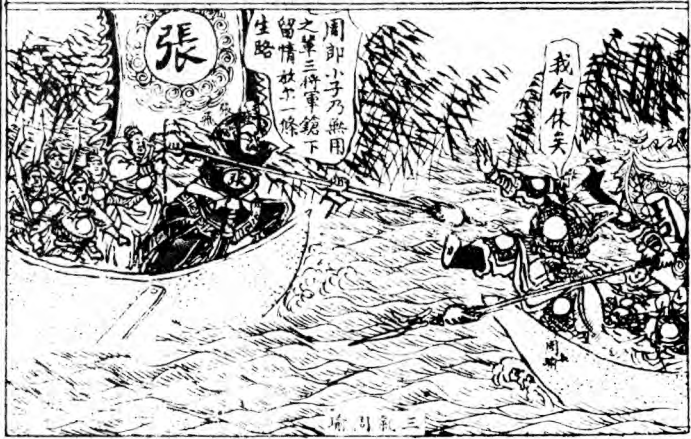
計授明孔

船中歡笑
分水陸路進
周郎自來一
艘戰船順
江而下望荆
州駛來且不
時於船中歡
笑徐盛丁奉
齊問曰都督
何故時復歡
笑瑜曰吾笑
諸葛亮雖非
今番也自中
計二位將軍
且看吾今日
取得荆州也
說罷復又大
笑揚揚自得



一船中歡笑

三氣周瑜
張飛見周瑜
使戰竭力刺
來以矛格住
曰如此看來
汝乃不聽三
將軍之言也
罷待三將軍
取汝之命抖
手中蛇矛連
刺三下周瑜
忙急招架雖
勉強招架但
已力竭飛刷
的一矛抵住
瑜之胸膛且
不刺入瑜叫
曰吾命休矣



三氣周瑜

馬起得夢
却說西涼州
馬超自其父
起兵赴許昌
便代領西涼
兵馬鎮守西
涼一日夜間
感著一夢夢
見自身卧於
雪地有一羣
猛虎奔來咬
之。驚懼而覺
汗流遍體心
中疑惑遂不
能再睡。元自
猜詳但不能
猜出。是正是
否。願為納問。



夢得超馬

下定寨柵
操聞言從之
遂令軍士砍
伐樹木起立
排寨分左右
中三寨軍中
人多伐木的
伐木起寨的
起寨片刻立
就左寨曹仁
右寨夏侯淵
曹操則自居
於中寨操恐
西涼兵來衝
營寨復督令
軍士於寨打
造排柵以防
西涼兵衝寨。



柵定下

堅守不出
馬超次日
引兵至寨前
搦戰。操令
教軍士勿出。
方有亂。軍
法從事。因此
無人出戰。超
只尋常而回。
馬超每日來
寨前。辱罵搦
戰。操均不理。
諸將只有私
相議論。却不
敢討令出戰。
過了幾日。操
聞報馬超添
募兵來助戰。



戰至天明
當夜馬超却
先使成宜引
三十騎往
前哨探。成宜見
無人馬。還入
中軍。操軍見
西涼兵到。遂
放號炮。四面
伏兵皆出。只
圍得三十騎。
成宜被夏侯
淵所殺。馬超
却自從背後
與馬公龐德
兵分三路。蜂
擁殺來。混戰
至天明。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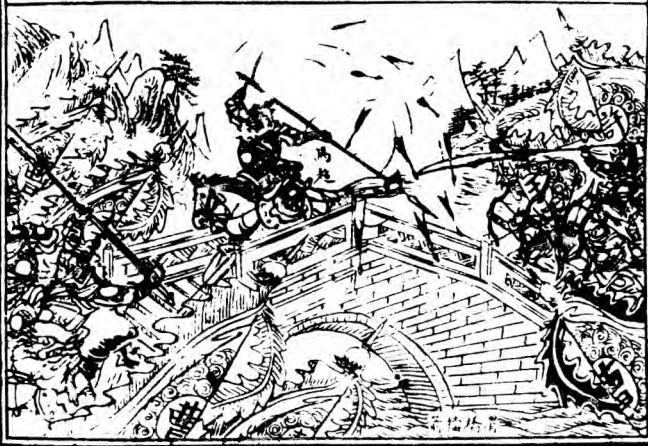


解送接書
 且說諸葛亮
 帳曹操有人
 送書至乃接
 書讀使同去
 折視之但見
 書中字句多
 有失林之處
 不知何意猜
 則良久猜不
 出其所以然
 甚是納悶那
 地有人將操
 致書與遂之
 書報知馬超
 馬超之心愈
 疑即迎至韓
 遂處索書看



書字將以

橋上橋前
 馬超挺鎗立
 馬於橋上虎
 虎作戰狀曹
 操軍將無不
 知超之勇均
 莫敢上前猛
 如許禱亦不
 先上橋與超
 戰曹操令眾
 將於兩岸亂
 箭夾射馬超
 眾軍聞令立
 即弓弩齊放
 箭如急雨以
 射馬超超奔
 手中鎗撥之
 紛紛落地



款待法正
設宴相待法
正酒過數巡
玄德奔退左
右密謂法正
曰久仰孝直
英名張別駕
多談盛德今
獲聽教甚慰
平生法正謝
曰蜀中小吏
何足道哉蓋
聞馬達伯樂
而嘶人過知
已而死張別
駕昔日之言
將軍復有意
手尚乞示知



奪回阿斗
孫夫人驚曰
叔叔何故無
禮張飛曰嫂
嫂不以俺哥
哥為重私自
歸家只使無
禮夫人甚急
欲投江死飛
曰俺哥哥大
漢皇叔也不
辱沒嫂嫂今
日相別若思
哥哥恩義早
早回來說罷
遂與趙雲抱
阿斗回船遇
孔明亦來接



密報黃魏
彭萊曰：彗星
在西方。太白
臨於此地。當
有不吉之事。
切宜慎之。玄
德即彭萊為
幕僚。使人密
報魏延黃忠。
教朝暮用心
巡警。以防決
水。黃忠魏延
二人商議曰：
吾二人各輸
一日巡哨。如
遇敵軍。互相
通報。於是二
人如議行事。



二人交戰
玄德忽見軍
中大亂。知敵
兵來到。但見
張任一騎馬
奔自己而來。
即揮雙股劍
迎敵。此時黃
忠魏延又被
吳蘭雷同敵
住。遂使東西
不能相顧。玄
德與張任交
戰十餘合。覺
敵不住。撥馬
便走。張任縱
馬趕來。玄德
奔山僻小路。



二人交鋒

賄賂楊松
孔明曰。亮聞
東川張魯。欲
自立為漢甯
王。手下謀士
楊松。極貪賄
賂。可差人從
小路。運投漢
中。用金銀結
好。楊松。後進
書與張魯。云
為彼報警。事
後。係其為王。
今。撤馬。起。待
其來。撤時。可
用計。招降矣。
玄德大喜。令
孫乾見楊松。



行至江邊
魯肅魂不附
體。被雲長扯
至江邊。甘孟
召蒙欲引軍
出。見魯肅被
雲長。握住。恐
其傷肅。遂不
敢動。且說周
倉。被雲長喝
叱。已會其意。
先到岸口。把
紅旗一招。關
平。早。准備船
隻。於江中。一
見紅旗。招展。
船如箭發。飛
奔過江。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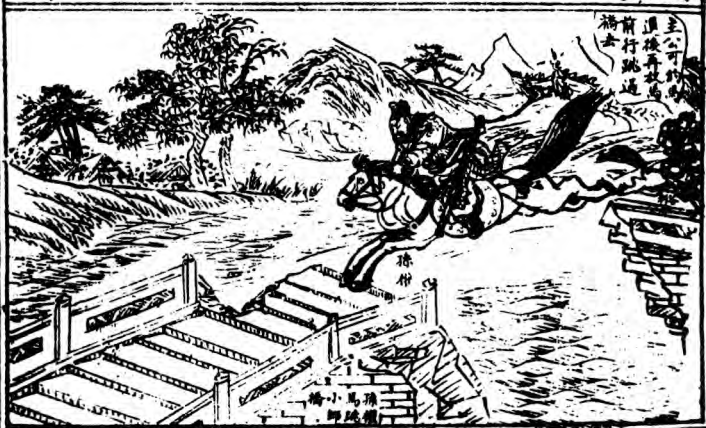
攻取皖城
孫權令伊籍
退去與眾謀
士計議決定
攻取皖城遂
教呂蒙為先
鋒將欽南璋
甘寧為合後
權自引周泰
陳武董襲徐
盛為中軍軍
馬取和州逕
到皖城皖城
太守朱光堅
壁不出權到
城下城上箭
如雨發射中
孫權之麾蓋



打倒朱光
權回寨與眾
將共議攻城
之計已定次
日三軍大進
城上矢石齊
下甘寧手執
鐵鍊貫矢石
而上朱光令
弓弩手齊射
甘寧撥開箭
林一練打倒
朱光呂蒙親
自擂鼓士卒
皆一擁而上
亂刀砍死朱
光餘眾多降
遂得了皖城



馬跳斷橋
孫權策馬
向惡處行
凌統大呼曰
主公何不速
渡小師橋
權聞聽縱馬
上橋但見橋
已折斷橋南
有一丈餘無
板孫權手足
無措牙將谷
利大呼曰主
公約馬後退
再找馬進行
權急回馬縱
營加鞭那馬
一蹴飛過橋



言激黃忠
孔明急止之
曰老將軍雖
勇然夏侯淵
非張郃可比
今將軍雖能
勝張郃未必
能勝夏侯淵
吾欲酌量一
人去荆州替
關雲長來方
可敵之忠奮
然曰軍師言
吾老吾今並
不用副將只
引本部軍馬
斬夏侯淵之
首獻於麾下



放火燒山
再言黃忠趙雲二將早將鄉導領了同行。故此不費時間。已各至所要燒之山。令小兵將帶來火種引起。放火便燒。並將遠近小道。即用燒了之樹材塞斷去路。二將先事引兵回見孔明。具言燒山之事。孔明大喜。嘉獎二將。



白衣渡江
陸遜見使者同家遣人探得關公果撤荆州之兵。即差人星夜往報孫權。權拜呂蒙為大都督。襲取荆州。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却將精兵伏於艙艫船中。以隱藏過江。



中伏被擒
行至初更以
後約走二十
餘里山四處
朱然殺出公
大怒拍馬舞
刀來戰朱然
便走公乘勢
連殺忽四下
伏兵皆起公
不敢戰望臨
沮小路而走
時趙雲已戰
死公甚悲懷
正走之間忽
伏兵盡出長
鉤索將車舉
絆倒生下馬



關平

行車連連
車連連
兵連連
死關
子公
擒父

夜曉投宿
璋大驚奔入
山谷內不知
所往典序思
只在山裏往
來尋覓不見
看看大曉迷
踪失路幸得
星月有光追
至山僻之間
時已二更到
一莊上下馬
叩門一老者
出問何人興
言前情老人
引入與見堂
內懸關公之
像大哭而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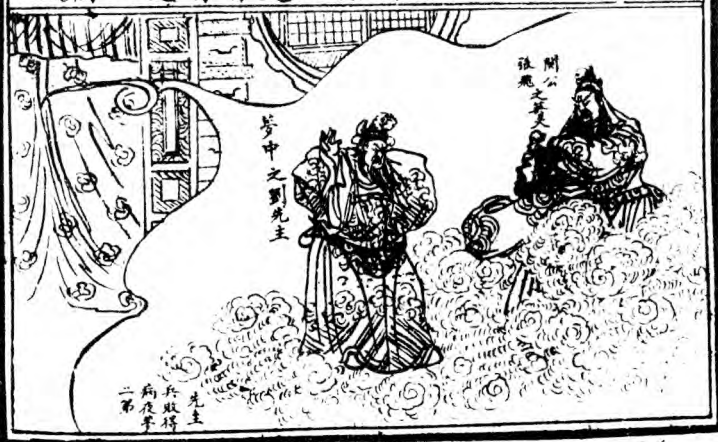
關興

追璋
路至
投宿
者

聞報山信
蜀祭酒程畿
匹馬奔至江
邊招呼水軍
赴敵吳兵隨
至無路可走
自刎而亡吳
班張南圍孫
桓馮習到言
蜀兵敗遂引
軍救先主正
行間吳兵至
張南馮習戰
死於亂軍中
吳班為趙雲
救去時孫夫
人在吳聞先
主兵敗大驚



夢見二弟
先主敗後染
病漸漸沉重
又哭關張二
弟其病愈深
兩目昏花原
見侍從之人
乃此退左右
獨卧於龍榻
之上只見燈
影之下二人
侍立先主起
而視之上首
乃雲長下首
乃翼德也先
主大驚曰二
弟尚在真個
將朕想煞也



治慰孔明
却說孔明早
有捷報至成
都。後主知孔
明已平高定
等三路軍馬
殺了永昌。遂
傳旨打點酒
席。以賜眾軍。
時馬良新亡。
後主謂良弟
馬謖曰。朕使
汝携酒席。以
勞眾軍。並助
丞相南征。護
領。即奉詔
肅解了後主。
離成都勞軍。



孔明後主
馬良護送

王平誘敵
二將交鋒。戰
不數合。王平
敗走孟獲。驅
兵追趕。迤邐
大進。遇關索
引兵至。略戰
又走。約退二
十餘里。孟獲
正追趕之間。
忽然喊聲大
震。左有張飛。
右有張翼。兩
路兵殺出。截
斷歸路。王平
聞索殺回。前
後夾攻。將緊
兵殺得大敗。



漢書
 孔明待孟獲
 食藥給與馬
 匹。差人送之
 出營而去。眾
 將問孔明曰。
 孟獲乃南蠻
 渠魁。今幸被
 擒。南方便定。
 丞相何故放
 之。孔明笑曰。
 吾擒此人。如
 囊中取物耳。
 直須降伏其
 心。自然平矣。
 諸將聞孔明
 之言。皆未肯
 信。各各而退。



孟獲

孔明一翼

奉命渡江
 你曰。皆是朝
 廷軍馬。丞相
 要用。雖死不
 辭。孔明曰。今
 孟獲。住江
 水。無路可渡。
 離此一百五
 十里。處水下
 流。沙。以此處
 水。暖。可以扎
 筏。而渡。汝可
 引本部軍渡
 過。先斷其糧
 道。彼兵自亂。
 必欣然領命。
 引本部軍至
 沙口。來渡河。



沙口來渡河

回忆我的父亲朱润斋

朱光玉 口述

王悟生 整理

多年来，每当我遇见老前辈连环画家如赵宏本、周杏生、汪玉山、陈履平、杨青华、陈光镒等，他们总要怀着敬意和友情谈到我父亲：还几次叮嘱我写一点回忆文字，作为资料，提供连环画工作者了解和研究连环画历史发展的参考。这回又承《连环画论丛》敦促，我就将平时从几位与我父亲生前交往甚厚的前辈连环画家那里了解到的，加上从我母亲那里听来的一些情况，整理了出来。这，除了上述的意义，也算是我对先人的一个纪念吧。

从学画到画连环画

我父亲是江苏盐城建湖人，生于一八九〇年，原名朱德昌，朱润斋是笔名，他还用过一个笔名，叫一峰。

他少年时读的是私塾，旧学的底子较好；青年时又在私塾里教过书，有机会接近一些老先生，跟他们学书法和国画。他

临摹过吴道子、阎立本、唐寅等大师的作品。人物、山水、花鸟他都学过，还研究画论。他对古典文学很爱好，于京剧也颇为熟悉，能拉能唱。

辛亥革命后，我父亲二十岁刚出头，就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起初在城隍庙里卖画，画的是国画，卖给一家书画店。后来因为国画的收购量很少，他就改给书店画小说插图，这期间，他着重研究“点石斋”石版画和吴友如的作品，不久，得到两位画友李树承和何伯良的指教引导。李何二位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画了不少连环画的人。在他俩的帮助下，我父亲也从事连环画创作了。第一部叫《呼延庆》，是宏泰书局出版的。从此他就以连环画作为终身职业了。

从《呼延庆》到《三国志》

我父亲画的连环画，大多数是他自己编的。取材主要是历史演义、章回小说。他在遣词造句上比较简练，能够把字数不多不少地控制在当时连环画版本一般规定的占画面三分之一弱的地位上，除了四个字的小题，五个字一行十七行，合计八十五字。画面内有人物的对白，每一幅下右角还有一句简短的本幅内容提要，人物身边注明姓名。这些，我们看来似乎繁琐重复，但可见他是多么不厌其详地处处为大众化着想，为小读者着想。

他画连环画的带路人虽然是李何二位，但他很快对李何的画法有所革新。李何的连环画几乎照抄戏台：大将背后插四面

旗，手里拿一根马鞭就算骑着马，连城头也象戏台上一样只画两扇屏风似的布制道具。所有这些，在我父亲的古装画里都一一扬弃了，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个突破。

我父亲画了为数很多的连环画，据不完全统计，计有：《呼延庆》、《隋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杨家将》、《大破天门阵》、《岳传》、《英烈传》、《朱洪武》、《乾隆皇帝下江南》、《十美图》、《白蛇传》、《珍珠塔》、《七侠五义》、《包公案》、《施公案》、《神仙通考》、《水浒传》、《天宝图》、《地宝图》、《三国志演义》等等。

其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天宝图》，上海曾流传过这样一句俗语：“看了天宝图，忘记肚皮饿”，可见这一作品受到普遍欢迎的程度。其次就是《三国志演义》，但这也是我父亲最后的一个作品，而且只完成了一半；他去世后由周云舫先生续画；周先生相继去世后，由严绍唐先生完成。

出版上列连环画的书店，先后有宏泰、志成、泰兴、福记、华大、协成、东亚等。《天宝图》是协成书局出版的，《三国志演义》是宏泰书局出版的。可惜除了《三国》、《白蛇》两部幸存，其余毁失殆尽，全部无法搜集了。

严肃的创作态度，写实的创作方法

我父亲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位较有声望的连环画家。老一辈同行对他在连环画事业上的成就和贡献，无不表示钦佩，

予以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对我父亲熟悉的老前辈连环画家，异口同声地称赞我父亲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还说他对画连环画深入研究，经验丰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从母亲那里也听到过一些。

首先，他重视连环画的人物塑造，注意刻划人物的性格特点和表情。如《三国》全书的人物有二百多个，每个人物、特别是主要登场人物，不仅外貌塑造得各不相同，特点鲜明，而且力求刻划出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我父亲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从不一挥而就，总要反复琢磨，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我母亲说，有一次她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支笔，脸部表情突然显得很痛苦，她连忙问他“怎么啦？病了吗？”我父亲说：“不不，我在这里进入人物角色，象演戏一样，在体会画里的人物的的心情。一定要这样，才能把人物画得活龙活现呀！”

我母亲还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宏泰书局的老板蒋太根到我家来，一进门看见我父亲拿了一把长竹竿大扫帚摆着架势。老板问：“朱先生，你画画这么忙，还管大扫除？”我父亲说：“哪里是大扫除，我正在过五关斩六将。来来，你给我扮几个关羽的动作。”他当场教蒋太根做起他的模特儿来了。

我父亲对画上的布景道具的描绘也很重视。严绍唐先生对我说过：“你父亲经常说，布景应该根据人物刻划的需要来处理，是为了突出人物，烘托人物。”严绍唐先生还说：“你父亲对古代的官职礼仪制度也有相当研究。有一次看我画知县官出门的排场，前面有鸣锣开道的，衙牌上还写着‘肃静’、‘回避’的字样。你父亲说，这样画不符合实际。知县是七品官，

要四品以上才能用‘肃静’、‘回避’的衙牌。这些，一般连环画作者很少讲究，常常出错。”

被剥削受控制的连环画家

从事连环画工作，在今天新社会里，受党和人民的尊重和鼓励，同样是一项为人民服务的光荣职业。可是在旧社会，画“小人书”这个职业是被瞧不起的。画者的社会地位也相当低下。又由于当时连环画的出版发行都掌握在少数出版商手里，你想画连环画吗？你先得有书局老板聘你，实质上是雇你，你方能从事创作。从此你也就非受这些资本家的控制和剥削不可。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在上海南市文庙成立了“上海图画小说业改进研究会”，成员包括连环画的文字作者和画者。我父亲也是这个研究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可以算是连环画工作者的第一次联合。但是由于研究会成员也包括出版商。结果操纵这个组织的还是他们。这些出版商，当然不是什么大资本家，多半是小本经营。但是唯其本小，越想利重。他们的剥削对象，正是连环画家。为了加紧从一些有影响的多产的连环画家身上榨取利润，他们为了要这些画家没日没夜地为书店赶画，甚至采取了引诱画家吸上鸦片的恶毒手段，无异要画家为了低廉的报酬而预支生命。

当时与我父亲齐名的青年画家周云舫，很有才能。我父亲称他为“全材画家”。钱笑呆先生说过：“朱润斋与周云舫堪称连环画作者中的，‘一时瑜亮’，各成一派，朱派以工整谨严

得名，周派以生动活泼获誉。”可是这位画过《封神榜》、也画过《十三勇士》、《罗宾汉》等现实题材的青年画家，竟在资本家的引诱下吸上鸦片，只活到二十九岁就夭折了。

还有一个青年画家，叫何庙云，不但吸上了鸦片，甚至吃上了“白面”，结果在一个冬天冻死饿死在一个岗警的亭子里。

万恶的旧社会，吞噬过多少有才华的艺术工作者啊！我父亲朱润斋的命运又如何呢？

生的挣扎、死得悲惨

当时我家七口人，全靠我父亲画连环画生活。他最早给宏泰书局画《呼延庆》、《薛刚大闹花灯》……时，老板很苛刻，每画一页（即两幅）只给四角小洋，后来由于出版商互相竞争，由志成书局出一页六角小洋的代价，把我父亲从宏泰书局剃了去画《乾隆皇帝下江南》。当时上海的物价天天上涨，生活发生困难，不得不向老板预借一点稿费，结果前账还没有画了还清，后账又欠下来了。我父亲积劳成疾，得了肺病，经常发烧；却不但无力医治，为了生活，只好带病画画。他一天天消瘦下去，但是书店老板逼得很紧，不画不行。志成书局的老板劝我父亲说：“朱先生，我看你弄些烟吃吃吧！”隔了一天，他就带来一个“烟鬼”教我父亲吸鸦片，渐渐就上了瘾。志成老板达到了要我父亲预支生命为他画画的目的。这还不够，他为了把我父亲垄断起来成为他独家牟利的工具，竟不择手段地在同行中造谣，说朱润斋除了给志成画，不接受任何书局的稿子。我父

亲听到了很生气，责问志成老板。这个资本家恼羞成怒，先软后硬，居然用威胁的口气说：“你打算不给我画吗？没关系！不过你要考虑，我有个亲戚在南京党部里工作，不是一个小角色！”我父亲听他这么一说更生气了，回答他说：“就是你用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画了。”父亲回到家里，气得旧病大发。没过几天，来了一群“吃白相饭的”（流氓）跟我家捣乱，把母亲吓得直哭。父亲前思后想，没有别的法子，只得借了些钱，到天保里连环画茶会上去，找了几个每天在那里碰头做交易的书局同行，托他们“打圆场”，拉了两桌酒，在四马路一家镇江馆子请客，反而向志成老板赔礼道歉，这才算暂时了结。

一九三二年我父亲一度离开上海迁到湖州乡下去住，画了稿子每月由他的徒弟送到上海出版商那里。但不久就发现湖州很不太平，一九三三年又重新迁回上海，住在大自鸣钟北公益里。那时父亲的病越加重了，被生活逼得卖掉了收藏的古画和资料。这对一个画家来说，是很痛心的。偏偏一九三四年夏天，北公益里失火，我们一家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和父亲手头的画稿，其余都烧光了！我家在成都路热河路找了一间底层破屋，它在那时的跑马厅后面。我们整天闻的是马粪马尿的臭味，不卫生极了。可是书局老板还天天逼画。父亲的肺病终于发展到没法救治，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初四凌晨三时去世了。他才活了四十六岁！他死后，家里穷得连一口薄薄的棺材也买不起。

我母亲找几家书局，求老板们看在父亲活着时为他们拚命画画的分上，帮助盛殓。可是那些资本家相互推诿，有的说：“朱润斋在世欠我的债还没有还清。”宏泰老板甚至说：“朱

润斋倒死得干净，可我断了半只臂膊怎么办？”（这是指我父亲为他画的《三国》才画了一半）后来，好不容易由几个老板凑了一些钱，给我父亲买了口棺材草草埋葬。我父亲半生辛勤劳动，画了那么多连环画，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回忆起来，我怎么能不伤心泪下！当我长大了也学画连环画的时候，我母亲很不愿意，认为这个工作做不得，也实在难怪她老人家啊！

而今连环画事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粉碎“四人帮”以来这几年，更是出现了万紫千红、争奇斗妍的气象。连环画工作者在党的“二百”方针指引下，大显身手：正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父亲如果有幸而活到今天，亲眼见他所热爱的连环画事业如此兴旺发达，该是多么高兴呵！

（上述回忆，承我父亲仅存的徒弟我的大师兄王啸峰同志多次提供情况并核对记录，在这里志谢。）

朱润斋连环画选《三国演义》百图		朱润斋绘
责任编辑：曹作锐、徐淦		装帧设计：焦长春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胶印二厂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198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 — 32,000
开本：787×1092毫米1/24		印张：2 2/3
统一书号：8027·8449		定价：0.77



统一书号：8027·8449

定 价： 0.77元